

你的想法再隐秘，也可能被他人从脑中窃听……

“神探维·德”系列

The Dogs Of Riga

杀人狗

在揭开谜底时，死亡降临

【瑞典】亨宁·曼凯尔 / 著 吴超 /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he Dogs OF Riga

杀人狗

【瑞典】亨宁·曼凯尔 / 著 吴超 /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杀人狗 / (瑞典) 曼凯尔著; 吴超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 The dogs of riga

ISBN 978-7-5399-7427-9

I. ①杀… II. ①曼…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9051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1-291

HUNDARNA I RIGA © Henning Mankell 1992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Leopard Förlag, Stockholm and Leonhardt & Høier Literary Agency A/S, Copenhag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14 by Beijing Fonghong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杀人狗

著 者 [瑞典] 亨宁·曼凯尔

译 者 吴 超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刘艳春

封面设计 罗久才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51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427-9

定 价 3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PROLOGUE 楔子	1
CHAPTER 1 东欧浮尸	7
CHAPTER 2 神秘的记者	22
CHAPTER 3 午夜约定	39
CHAPTER 4 73 步路程	58
CHAPTER 5 利帕少校之死	75
CHAPTER 6 他国险境	92
CHAPTER 7 秘密字条	107
CHAPTER 8 致命窃听	124

CHAPTER 9	
谁是幕后操纵者	139
CHAPTER 10	
秃鹰和麦鸡	155
CHAPTER 11	
生死宴会	171
CHAPTER 12	
无功而返	183
CHAPTER 13	
维兰德的偷渡计划	202
CHAPTER 14	
亲历屠杀	217
CHAPTER 15	
藏身墓地	233
CHAPTER 16	
绝密证据	250
CHAPTER 17	
恐怖变脸	267
CONCLUSION	
结 语	284
POSTSCRIPT	
后 记	289

上午 10 点刚过，天上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

一艘渔船劈波斩浪，航行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正在驾驶室里开船的男子不由咒骂起来。他听过天气预报，知道要变天，但他原本希望在风暴来临之前抵达瑞典海岸的。如果不是因为前一天晚上被耽搁在希登塞岛^[1]上，现在他也许都能看到于斯塔德^[2]并往东改变几度航向了。可如今他还有 7 海里的航程，而且如果雪越下越大，他就只能被迫停船，等到能见度有所改善后再继续航行。

他又开口骂了起来。唉，骂老天爷有什么用呢？他无奈地摇摇头，心里想道。该骂的人是自己，去年秋天他就说过要买个新雷达，可到了现在还没见影

[1] 位于德国最大岛屿吕根岛西海岸的一个狭长岛屿。

[2] 位于瑞典南部的一座迷人的海滨小镇。

儿。船上旧的台卡导航系统已经不能用了。他早就看中了最新的一款美国货，可惜总是舍不得花钱。而且他也信不过那些东德人^[1]。他不信他们不会骗他。

然而世界上已经没有东德之说，一个活生生的国家不复存在，在他看来实在有点不可思议。旧有的边界一夜之间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下，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德国；谁也不知道东德和西德的人民重新走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柏林墙推倒之初，他曾感到惶恐不安。如此巨大的变革会不会断了他的生计？但他的东德合伙人们一再向他保证，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的合作将一如既往。实际上，剧变甚至可能会给他创造新的机遇。

雪下得更大了，海上吹起了西南风。他点着一支烟，朝杯子里倒了点咖啡。杯子放在罗盘旁边的特制杯架上，尽管船身颠簸摇晃，但咖啡一滴也洒不出来。驾驶室里热乎乎的，他出了一身的汗。这里充斥着呛人的柴油味儿。他朝下面的轮机舱扫了一眼，雅各布森正躺在狭窄的床铺上。他能看到他的一只脚，袜子上被大脚趾顶了一个洞。让他多睡一会儿吧，他想，如果我们不得不停船避雪，就让他上来值守，我就可以下去休息几个钟头了。他喝了一口温热的咖啡，前一天晚上的事再次历历浮现在眼前。

接货的卡车晚点了，他们只能在希登塞岛西边一个废弃的小港里等候。结果一直等了五个小时，卡车才终于吱吱嘎嘎地从夜幕中钻出来。韦伯坚持说迟是因为卡车中途抛了锚，也许他没有撒谎。那辆卡车是从一辆破旧的俄国军车改装而来的，连韦伯自己都惊讶它居然还跑得动。他并不信任韦伯，尽管韦伯从来也没有欺骗过他；但他从一开始就有了坚定判断：此人不值得相信。这是一种预防措施。毕竟他运到东德的这些东西价值不菲。每一次，他至少要带 20 或 30 台电脑，约 100 部移动电话和同等数量的汽车音响，

[1] 指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东德于 1990 年并入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德统一。

全部算下来,总值达数百万克朗^[1]。一旦被抓,他有可能要坐几十年的牢。当然,他别想指望韦伯会搭救他。在这个世界上,寡情少义的人多了去了,谁不是只为自己活着啊。

他看了看罗盘上的航向,朝北调了两度。航速仪显示他目前的速度稳定在每小时 8 海里。他们还要走 6 海里半才能看得到海岸,然后再驶向布兰特维克。现在船头前仍能看见灰蓝色的海浪,但雪似乎越下越大了。

再跑五趟,他想,然后就收手不干。到时我就能挣够需要的钱了。他又点着一支烟,想到诱人的前景,他的脸上不由浮现出一丝满足的笑容。到时他要抛开这一切,到圣港岛^[2]上去开间酒吧。要不了多久,他就再也不用站在这个四处漏风的驾驶室里,忍受着轮机舱中传来的雅各布森的如雷鼾声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新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但他充满了憧憬。

跟开始下的时候一样,雪无声无息地就突然停了。起初他不敢相信自己竟有这样的好运气,直到眼前再也看不到飞舞的雪花,他才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看来是老天要成全我,他高兴地想。也许风暴已经从这里经过,朝丹麦去了?

他不禁快乐地吹起了口哨,又往杯子里添了些咖啡。装钱的袋子就挂在舱壁上。这一趟他又挣了 3 万克朗,圣港岛,距离马德拉岛不远的那个小岛,离他更近了一步。人间天堂在向他招手了。

就在他端起咖啡准备再喝一口的时候,他看到了那艘救生艇。如果不是因为天气状况好转,他恐怕永远也不会发现它。然而它就在左舷 50 米开外的地方,正随着海浪上下起伏。那是一艘红色的橡皮救生艇。他擦了擦眼镜片上凝结的水珠,向小艇上望去。是空的,他想,也许是从轮船上掉下来的。他偏转舵轮,并降低了船速。睡梦中的雅各布森感觉到了减速,醒了过来,把一脸胡

[1] 克朗为瑞典通行货币。瑞典克朗实行浮动制,且从未参加欧洲货币体系。1 瑞典克朗约可兑换 0.9 元人民币。

[2] 一个位于北大西洋、距离马德拉岛东北 43 公里处的葡萄牙岛屿。

茬的脑袋伸进驾驶室。

“我们到了吗？”他问。

“左舷外有个救生艇。”舵轮前的男子说道，他叫霍姆格伦，“我们把它捞上来吧，能值一两千呢。你过来掌舵，我去拿钩子。”

雅各布森来到舵轮前，而霍姆格伦则把帽子两侧的护耳往下一放，钻出了驾驶室。凛冽的寒风吹在脸上，他紧紧抓着栏杆。渔船正在慢慢靠近救生艇，他开始解下绑在驾驶室一侧的艇钩。他的手指被冻得不大听使唤，结果费了好大劲儿才解开。

当他转身再度面向海水的时候，他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此时救生艇距离渔船只有数米远，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惊恐地发现，救生艇里躺着两个人。不，是两具死尸。雅各布森在驾驶室里不知所云地大喊着什么，显然，他也发现了救生艇中的尸体。

霍姆格伦并非第一次见到死人。年轻时服兵役期间，一次演习中炮膛发生爆炸，他的四个朋友被炸得粉身碎骨。出海打渔这些年，他见过被冲上海岸的尸体，也见过漂浮在海面上的尸体。

让霍姆格伦吃惊的是两名死者的打扮。他们绝对不是渔民或水手，因为他们都穿着西服。而且两人紧紧抱在一起，仿佛在面对难以避免的厄运时，他们仍在试图保护对方。他很难想象这两个人遇到了什么样的不幸。他们会是什么人呢？

雅各布森从驾驶室钻出来，在他身旁站住。

“我操！”他骂道，“真他妈见鬼！咱们该怎么办？”

霍姆格伦考虑了片刻。

“咱们不理它。”他说，“要是把它捞上来，我们会摊上麻烦的。咱们就当什么也没看见。反正下雪了看不到也合情合理。”

“那咱们就让他们这样漂着？”雅各布森问。

“对。”霍姆格伦答道，“反正死都死了。我们也帮不了他们。况且我可不想去跟别人解释救生艇是从哪儿来的。你想吗？”

雅各布森迟疑地摇了摇头。他们默默注视着救生艇上的两个死人。霍姆格伦觉得那两人看起来都很年轻，也许都不超过 30 岁。他们的脸庞僵硬苍白。霍姆格伦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真奇怪，救生艇上居然没有标识。”雅各布森说，“会是什么船上的呢？”

霍姆格伦用钩子拨动救生艇，让它转了一个圈。雅各布森说得没错，艇身上的确没有任何标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咕哝道，“他们是什么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他们像这样已经在海上漂了多久？”

“我们离于斯塔德还有多远？”雅各布森问。

“6 海里多。”

“我们可以把它拖到海岸附近。”雅各布森提议道，“那样他们就能漂到岸上，也就能被人发现了。”

霍姆格伦又想了想，再三权衡了一番利弊。不可否认，把救生艇留在这里不管不问的确有点不妥；但是，拖着救生艇航行也存在风险——他们可能会被过往的渡轮或其他船只看见。

他迅速拿定了主意，然后解开一条绳子，身体探过栏杆把绳头绑在救生艇上。雅各布森调整航向，朝于斯塔德驶去；当渔船和救生艇之间的距离拉开到十米左右时，霍姆格伦把绳子固定住。这个距离既不算太远，也不会因为靠得太近而使救生艇被渔船的尾波掀翻。

当瑞典海岸映入眼帘时，霍姆格伦断了绑在救生艇上的绳子，很快渔船就把它远远甩在了后面。雅各布森再次调整航向，往东驶去。数小时后，他们的渔船便突突地开进了布兰特维克港。雅各布森领了工钱，随后钻进他的沃尔沃轿车，向斯瓦特开去。

港口中空空荡荡。霍姆格伦锁上驾驶室，用帆布盖住货舱口。接着他有条不紊地检查了一遍固定渔船的缆绳，才拿起装钱的袋子，向他的那辆破福特车走去。而后他又在车里折腾了半天，才终于发动了引擎。

通常，他总会在脑海里勾勒一番自己在圣港岛的美好生活，但今天，他满脑子都是那艘红色救生艇的画面。他很想知道它最终会漂到哪儿去。那一带的洋流很不稳定，风向也总是变个不停。那艘救生艇有可能会沿着海岸线漂到任何地方。但不管怎样，即使它还没有被其他渔船或从波兰开来的渡轮发现，霍姆格伦估计它离于斯塔德也不会太远。

开车回于斯塔德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一艘救生艇，两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他在红灯前停下车时不禁又想起了起来。这好像有点不合常理。他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呢？当红灯变绿时，他突然明白过来了。那两个人并不是因为轮船事故而乘救生艇逃生的，虽然他无法证明这个推断，但他很有把握事实就是如此。他们是死后被人放到救生艇上的。

想到这里，他不假思索地右转汽车，在广场上一家书店对面的电话亭前停了下来。他在心里认真预演了一遍自己要说的话，然后拨打了报警电话999。在等待对方接听的时候，透过电话亭肮脏的玻璃，他看到天上又开始飘起了雪花。

这一天，是1991年2月12日。



CHAPTER 1 东欧浮尸

于斯塔德警局，库尔特·维兰德探长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打了个哈欠，但这哈欠实在太大了，他下巴上的肌肉突然抽了筋，动不了了。维兰德疼得直想骂娘，他举起右手在下巴上轻轻捶打着，好缓解肌肉的疼痛。正好在这时，他的一个同事——年轻的马丁森警官推门进来。他看到维兰德令人不解的动作，一时摸不着头脑，愣在了门口。维兰德继续按摩着下巴，直到疼痛减轻为止。此时马丁森正欲转身离开。

“进来吧。”维兰德说，“难道你打哈欠的时候下巴就没抽过筋？”

马丁森摇摇头。

“从来没有。”他说，“我得承认，你刚才的动作把我给惊住了。”

“现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维兰德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马丁森扮了个鬼脸并坐下来。他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

“几分钟前我们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他说，“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们每天不都会接到奇怪的电话嘛。”维兰德不以为然地说道，他很纳闷这个电话到底有多奇怪，会让马丁森跑过来征询他的意见。

“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马丁森说道，“有个男的用公用电话报了警，他只说有艘装着两具尸体的橡皮救生艇会在我们这附近被冲上海岸，然后就挂了电话，既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说是什么人因为什么被害了。”

维兰德惊讶地看着他。

“就这些？”他问道，“谁接的电话？”

“我接的。”马丁森说，“我刚刚告诉你的就是他报告的全部内容。只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说话的时候好像把握十足。”

“把握十足？”

“干警察这行久了感觉也会灵敏些。”马丁森吞吞吐吐地答道，“恶作剧通常一下子便能听得出来。但这次打电话的不管是什么人，他的话听起来似乎是确信无疑的。”

“装着两个死人的救生艇会在我们这一带冲上岸？”

马丁森点了点头。

维兰德又打了一个哈欠，慵懒地靠到椅背上。

“我们收到过沉船或类似事故的报告吗？”他问。

“没有。”马丁森回答。

“通知沿岸各警务区。”维兰德说，“顺便也和海岸警卫队打个招呼。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匿名电话就展开大规模搜索。现在只能先等等看。”

马丁森点点头，站了起来。

“我同意。”他说，“那咱们就先等等看。”

“今晚可真够呛。”维兰德冲着窗外点了下头，“瞧这雪。”

“管它下不下雪。”马丁森看了眼手表说道，“我现在都要回家去了。”

马丁森出去了，维兰德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他一身的疲倦似乎都随着这个懒腰释放了出来。他太需要休息了。连续两个晚上他都被警局打到家中的紧急电话吵醒。第一晚他带人去追捕一个强奸嫌疑犯，那家伙躲在桑斯科根一栋空置的夏日别墅里负隅顽抗，他吸毒吸昏了头，而且很可能还持有武器，所以警方只好包围了那栋别墅。双方一直僵持到凌晨5点，那个嫌犯才最终投降。第二晚是因为镇中心发生了杀人案，维兰德被叫去了现场。一个生日聚会上闹出了乱子，过生日的那名男子被人用餐刀刺中太阳穴死掉了。

他从椅子中站起身，穿上他的羊毛外套。我得回去睡一觉，他想。暴风雪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算有什么事其他人也可以应付。从警局大楼里出来时，风刮得正猛，吹得他直不起腰。他一刻也不耽搁，径直走向他的标致牌小轿车。开锁之后，他拉开车门便钻了进去。车窗已经被积雪糊得严严实实，让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一个温暖舒适的小房间里。他发动引擎，往播放机里塞了一盘磁带，闭上了眼睛。

他忽然就想到了里德伯。他的这位老朋友、老同事将近一个月前因为癌症去世了。去年维兰德和他一同调查莱纳尔普一对老夫妻被人谋杀的案子时，他就知道自己的老搭档得了重病。最后的几个月，包括里德伯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维兰德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当时的他不敢想象，如果以后来到警局里却再也见不到这个老伙计，那将是怎样的感受？里德伯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维兰德过去很喜欢听他的意见，而今没有了他的指导，维兰德还能应付得过来吗？但现在他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从里德伯开始病休直至最终去世以来，他还没有遇到过一件棘手的案子。但失去老朋友之后那种痛苦与迷惘的感觉至今仍清晰依旧。

他打开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然后缓慢地向家开去。镇上冷冷清清的，好像人们都被即将到来的暴风雪吓得缩在了家里。他在厄斯特雷登路上的加油站停了停，买了份晚报。最后，他把车停在他位于玛丽亚街的公寓楼下，便上楼

去了。他要洗个澡，做点吃的东西。上床睡觉之前，他还要给他独自一人住在勒德吕普郊外的父亲打个电话。去年他的父亲突然犯了老年痴呆，有天夜里穿着睡衣在外面四处游逛，从那以后维兰德就养成了每晚打电话的习惯。他知道这样做既是为了父亲，也是为了他自己——他一直因为不能常常回去看父亲而觉得内疚不已。不过，去年那件事之后，他父亲就多了一个女佣，定期会去照料他。老头子脾气很倔，有时候让人难以忍受，但自从有了女佣之后，他的心情也变得好多了。尽管如此，维兰德还是心有不安：他觉得自己陪父亲的时间太少了。

维兰德洗了澡，煎了几个鸡蛋，打电话跟父亲聊了几句，然后就上床睡觉去了。拉上卧室的百叶窗前，他朝外面的大街上看了看。楼下那盏孤零零的路灯在寒风中轻轻摇晃着。雪花从他眼前飘落，温度计上的读数显示为零下3度。难道暴风雪已经停了？他哗啦一声放下百叶窗，几乎刚爬进被窝就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他7点15分就来到了警局。前一天夜里还算平静，只发生了几起轻微的交通事故。人们担心的暴风雪似乎还没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他来到警局餐厅，几个负责巡逻任务的同事正端着咖啡打瞌睡，他和他们打了个招呼，便拿起一个塑料杯子去给自己倒咖啡。早上醒来时他就计划好了，今天他要写写报告，把他办公桌上攒了一堆的文件给处理掉——尤其是那桩涉及一群波兰人的斗殴案件。不用说，那帮家伙个个都会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谁的证词都不足为信。从伤害情况来看——某个人打破了另一个人的下巴，似乎任何人都构不成定罪的条件，但就算这样他还是要写一份报告。

上午10点半，他处理掉最后一份报告，又起身去倒咖啡。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他听到自己桌上的电话正响个不停。打电话的人是马丁森。

“还记得救生艇的事儿吗？”他问。

维兰德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马丁森指的是什么。

“那个打电话报警的人没有瞎说。莫斯比海滩的确冲上来一艘救生艇，里面有两具尸体。一个遛狗的女士最先发现并报了警，她打电话的时候都有点歇斯底里了。”

“她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就在刚才。”马丁森说。

两分钟后，维兰德已经在赶往海滩的路上。彼得斯和诺伦开着一辆巡逻警车，拉着警笛跑在前面。冰冷的浪花拍打着海岸，一眼望过去，维兰德不由哆嗦了一下。从后视镜里他看到跟在后面的一辆救护车，还有马丁森开着的另一辆警车。

莫斯比海滩上空荡荡的。维兰德从车子里钻出来时，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海滩上的小卖铺已经用木板封了起来，百叶窗在狂风中嘎吱作响。在通往沙滩的斜坡路的最上面，一个女人正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她身旁的狗也同样狂躁不安，正使劲拉扯着狗绳。维兰德大步走过去，和往常一样，他有点害怕即将要看到的画面——死人令他心悸，这一点他永远都适应不了。死人和活人总是很不一样的。

“在那儿呢！”女子尖声喊道。维兰德顺着她指的方向望过去。一艘红色的救生艇被困在了防波堤旁的一堆乱石中，正在水中随着波浪起起伏伏。

“你在这儿等着。”维兰德对那名女子说。

他走下斜坡，跑过沙滩，沿着防波堤来到救生艇跟前。艇内是两名男子的尸体，死者仍保持着互相拥抱的姿势，他们的脸像死灰般惨白。他努力记住眼前看到的这个场景。从警多年的经验教会了他，第一印象往往特别重要。尸体，通常是一连串漫长而复杂事件的结束；根据尸体对这一连串的事件做出正确推断，有时候是完全可能的。

马丁森穿着长筒胶靴跳进水中，把救生艇拉上了岸。维兰德蹲下来检查尸

体。他能看到彼得斯正在安抚那位受惊的女士。幸亏现在是冬天，倘若在夏天，这里会有成百上千玩耍和游泳的孩子，如果这艘救生艇被他们看到了，不知道被吓成什么样子。他眼前看到的可并非什么美丽的景象，而且尽管狂风呼啸，他仍能闻到明显的尸体腐烂的恶臭味儿。

维兰德从夹克里掏出一副橡胶手套，认真检查了一遍死者的口袋；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当他掀开其中一名死者的外套时，发现他白衬衣的胸口位置有一片深褐色的血迹。

他抬头看看马丁森，说道：“这不是意外事件，而是谋杀，这个人心中了一枪。”

他站起来走到一边，好让诺伦对着救生艇拍照。

“你怎么看？”他问马丁森。

但马丁森摇了摇头，说：“我也没什么头绪。”

维兰德绕救生艇慢慢走了一圈，但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两具尸体。死者均为金色头发，年龄都在30岁出头。从他们的双手和衣着判断，这两人并非体力工作者。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的口袋空空如也？维兰德绕着救生艇走了一圈又一圈，偶尔和马丁森说上几句话。半小时后，他觉得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发现。此时，法医小组已经开始对尸体展开系统检查。他们搭起了一个塑料帐篷，把救生艇完全罩在里面。诺伦已经完成了拍照工作，大伙儿个个冷得要命，都恨不得马上回去。而维兰德此刻却在想，如果里德伯在场，他会说些什么呢？他是否会看到些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他坐进自己的车里，让引擎一直运转着，好让车里暖和起来。大海灰蒙蒙的，而他的脑袋里却一片空白。死者究竟是什么人呢？

几个小时之后，维兰德才终于向救护车里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于是他们抬着担架走上前去。此时维兰德已经冻得浑身直哆嗦。两名死者紧紧抱在一起，无奈之下，他们折断了两人的几根骨头才把他们分开。尸体抬走后，维兰